

THE SEA-WOLF

海 狼

〔美国〕杰克·伦敦 著

郭慧娟 译



杰克·伦敦最具想象力的文学经典
“全世界公认的写得最好的海上小说之一”

THE SEA-WOLF

海 狼

〔美国〕杰克·伦敦 著

郭慧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狼 / (美) 杰克·伦敦著; 郭慧娟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47-6338-7

I. ①海… II. ①杰…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8140号

书 名	海 狼
作 者	〔美国〕杰克·伦敦
译 者	郭慧娟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338-7
定 价	4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6
第五章	56
第六章	68
第七章	89
第八章	95
第九章	107
第十章	120
第十一章	130
第十二章	140
第十三章	155
第十四章	162

第十五章	174
第十六章	184
第十七章	195
第十八章	215
第十九章	225
第二十章	236
第二十一章	249
第二十二章	257
第二十三章	263
第二十四章	271
第二十五章	282
第二十六章	302
第二十七章	323
第二十八章	335

第二十九章	346
第三十章	355
第三十一章	368
第三十二章	373
第三十三章	386
第三十四章	395
第三十五章	404
第三十六章	414
第三十七章	429
第三十八章	443
第三十九章	449

第一章

我几乎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尽管有时候我开玩笑地把一切原因归结到查理·弗鲁赛斯的恩赐上。他在米尔峡谷有一个避暑的小茅屋，就坐落在塔玛佩斯山的山脚下，除了整个冬天蜷缩在那里读尼采和叔本华的书来释放大脑外，其余的时间他是不去的。夏天来临时，他会选择去又热又脏乱的城市挥汗如雨地劳作。我曾经有个习惯，就是周六下午去看他，一直待到下周一的早晨再返回，如果不是这个习惯，那个一月份的某个周一早晨，我也不会被发现漂浮在旧金山海湾上。

那天我坐的不是一艘救生艇，而是一种名叫“马丁内兹”号的新蒸汽渡船，这是它在索萨利托和旧金山之间的第四次也或许是第五次航行了。浓雾弥漫着港湾，而危机也就隐藏在这浓雾中，对一个没怎么出过海的人来说，是几乎不会有这种危机感的。事实上，我记得当

时我正站在甲板的前头，就在驾驶舱的正下方，浓浓的迷雾牵动着我的思绪任由我展开想象。一阵清风吹来，有一阵子我独自一人沉浸在潮湿的浓雾中——但我并不孤独，因为我隐约感觉到驾驶员就在驾驶舱内，隔着玻璃，我甚至认为驾驶员就是船长本人。

我当时正在想，这种劳动分工能够让我拜访居住在大海对面的朋友，而同时我又没必要去研究大雾、风向、潮汐还有航道，这真的是太舒服了！人就是应该富有专业性，我不禁自语，人最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舵手和船长掌握的专业知识，可以将我和许多对航海一窍不通的人送到大洋彼岸。另一方面来说，我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学很多东西，只需要专注于一些特定的事情上面就好，比如《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分析》，这是我发表在美国当月《大西洋》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当我登上船，经过船舱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正在全神贯注地读《大西洋》杂志，而此时正在看我的那篇文章。正因如此，由于分工的不同，舵手和船长以特有的专业知识、技术确保乘客从索萨利托安全地到达旧金山，那位先生才能有机会读到我对爱·伦坡独特的分析。

这时一个红脸男子“砰”地一声关上了身后的舱门，脚步沉重地踏在甲板上，这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当时正在构思一篇文章的主题，题目都想好了，就叫《自由的必要条件：对专业人士的呼吁》。那个红脸男子抬头看了一眼驾驶室，然后又环顾四周看了一下雾气，接着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他显然装了假肢）。他最后在我身边停了下来，两腿叉开，脸上浮现出一副喜悦的表情。我应该没有猜错，他最近一直生活在海上。

“现在这儿的天气真是糟糕透了，他们肯定不好应付。”他边说边对驾驶室那边点点头。

“我想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考验，”我回答说，“看起来非常简单。他们可以用指南针确定方向，明白距离以及时速。我想这只不过是数学中的精确度而已。”

“考验？”他怒吼道，“简单？数学精确度？”

他一直凝视着我，身子往后靠着，试图让自己站稳。

“你怎么就认为从金门奔流而出的潮水就算不上什么事呢？”他质问我，说是怒吼应该更确切一点，“你知道潮水退得有多快吗？你知道它流向哪里吗，嗯？你听到了吗？浮标的声音，我们撞上浮标了！看，船被迫改变了航向。”

雾色中传来沉闷而缓慢的铃声，我看到舵手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转动舵轮。浮标的铃声原先听起来是在船的最前方，但此刻却来自船的两侧。我们的船此刻正发出刺耳的汽笛声，而其他船只的汽笛声也时不时地穿透雾气传到我们这儿。

“那是渡轮的一种，”新来的人指着从右边传来的声音说，“那儿！听见了吗？那是用嘴巴吹出的声音。特别像那种敞篷式帆船。最好小心啊，帆船先生。噢，我原来就知道会这样的。现在它要和某个人的船撞上了！”

那艘看不见的渡轮发出一阵又一阵急促的汽笛声，那个用嘴巴吹着的号角也在发出恐惧惊慌的声音。

“现在是他们之间相互致意，以免发生碰撞。”当急促的汽笛声停止时，红脸男子继续说道。

当他给我们翻译号角声和汽笛声表达的意思时，他的脸容光焕发，眼睛闪现出激动的光芒。“蒸汽船的汽笛声来自左边。你能听到他喉咙里好像有只青蛙——我能判断出那艘蒸汽帆船是逆流缓缓前行的。”

尖锐而又微弱的汽笛声从正前方传来，仿佛又瞬间而至，近乎发狂。马丁内兹号上响起了锣鼓声。船桨仿佛停止了，拍水声也好像已经消失，接着，它们又动了

起来。尖锐而微弱的汽笛声，仿佛是蟋蟀在百兽齐吼时瞬间发出的一丝鸣叫，迅速地穿过浓雾，渐渐变得微弱起来。我向同伴看了一眼，希望能得到解释。

“一艘胆大邪恶的汽艇，”他说道，“我希望我们的船能撞沉它，这个小混球！它们会制造更多的麻烦。它们还能有什么用呢？不知哪个傻瓜上去后猛烈地开，还拼命地拉汽笛，好像告诉全世界的人他来了，都要小心一些避开他，而他就不能避开别人！就因为他来了，你就得留神！正确的做法！标准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理解！”

我觉得他无名的怒火有点可笑，当他生气地来回踱步时，我将自己沉浸在浪漫的浓雾中。这当然是浪漫的——浓雾，就像灰色的神秘面纱，笼罩在旋转的地球上；而人类，就像光线和火星中的微粒那么渺小，受了诅咒的他们享受着工作的乐趣，骑着由木头和钢铁做成的战马，在未知的世界中摸索前行，他们振振有词地喧哗着，而内心却又充满疑惑和不安。

同伴的声音把我从想象中拽了回来，我对此付诸一笑。我也曾经踉踉跄跄地摸索着前行，我以为自己已经用敏锐的眼光看穿了迷雾。

“嗨，有船朝我们开过来了，”他说，“你听到没有？他开得非常快。一直往前开。因为是逆风，我猜他根本就听不到我们的汽笛声。”

一阵微风迎面吹来，我听到汽笛声几乎是在稍微靠近前方的一旁发出。

“是渡船吗？”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如果不是渡船的话他就不会开那么快了。”他迅速笑道：“他们正着急地朝这边赶来。”

我仰着头。船长把头和肩膀探出了驾驶舱，他紧紧盯着浓雾就像他能凭着自己的力量看穿它似的。他的脸看起来很焦虑，就像我那个同伴的脸一样，此时那个同伴正走向船尾，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暗藏危机的方向。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快得超乎我的想象。浓雾似乎被打破了，好像被楔子分割了一样。一艘汽船的船头出现了，两侧浪花环绕着，如同鼻子上挂着海藻的海兽。我看到驾驶舱里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他用胳膊肘撑着身体，稍微探出了驾驶舱。他穿着蓝色制服，而且我清楚地记得他是那么的整洁和镇定。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镇定是可怕的。他接受命运的安排，并与之携手并进，而

且能冷静地判断形势。他靠在那里，用冷静而思索性的眼神注视着我们，好像在确认发生碰撞的精确部位。而此时，我们的船长已经气得脸色发白，正冲他大声喊道：“现在，你找死呀！”而他毫不理会。

回头一看，我意识到答案是如此明显，没必要再做出任何回答了。

“找个东西抓住，不要松开。”红脸男子对我说道。他所有的怒气已经消了，似乎他也被超自然的镇静所传染。“等着听那些妇女们的尖叫声吧！”他严肃地说道。我认为那语气几乎是苦涩的，似乎他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还没来得及按他说的做，两艘船就撞上了。我们的船肯定是正好中部被撞了，因为我什么也没看见，那艘奇怪的汽船已经驶出了我的视线。马丁内兹号急剧地倾斜了，同时伴随着木材的碎裂声。我摔在了潮湿的甲板上，还没等我爬起来，就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我敢肯定，正是这种最难以形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让我陷入恐慌之中。我记得船舱里有救生衣，但是在舱门口，我就被一群狂奔的人给挤了回来。我想不起来接下来的几分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头

顶的行李架上拉下救生衣时，那个红脸男子正在往一群歇斯底里的女人们身上捆绑救生衣。这一幕是如此的清晰而强烈，就像我曾经看过的任何一幅图画一样。这一画面，我亲眼目睹：船舱的侧面出现了洞，洞口参差不齐，通过这个洞，可以看到灰雾环绕；座垫上空无一人，船舱因为突然的撞击被弄得乱七八糟，行李、手提包、雨伞、包裹等到处都是；之前一直在读我文章的矮胖男子裹着救生衣，手里还拿着那本杂志，他始终问我同一个问题，我是否认为有危险；那个红脸男子勇敢地拖着他的一双假腿艰难地忙碌着，为每一个乘客绑上救生衣；最后还有女人尖叫着乱窜。

女人们的尖叫声冲击着我的神经，同时也一定冲击着那个红脸男子的神经。另外有一幕场景也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褪去：矮胖男子正把杂志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而且神情古怪；一群乱糟糟的女人，失魂落魄，脸色苍白，她们尖叫着，就像失去灵魂的合唱队；红脸男子气得脸色发紫，双臂举过头顶，大发雷霆地喊道：“闭嘴，给我闭嘴！”

这种场景使我突然大笑起来，可接下来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因为这些女人是我的同类，就如同我

的母亲和姐妹。由于她们对死亡的恐惧而在垂死挣扎，我至今记得她们当时的尖叫声，使我联想到了在屠夫刀下惨叫的小猪，这样相似的惨状使我深受震撼。这些拥有最崇高的情感、最温柔的同情心的女人们张着嘴尖叫着。她们渴望活着，像被夹在鼠夹上的老鼠，无助地尖叫着。

这种恐惧迫使我走到外面的甲板上，找了个凳子坐下来。我感到恶心，想要呕吐。迷迷糊糊中我看见并听到男人们奔跑着、叫嚷着，努力让船排水。这情景与我曾经在书中看到的描述一样。滑车卡住了，所有的装置都不能正常运转了。一艘载满了妇女和儿童的船被放入水中，但是由于水塞被拔出了，船刚一入水，船内就进水了，顷刻间船就覆没了。另一艘的一头已经下水了，但另一头还在滑车上挂着。那艘引发灾难的奇怪汽船却什么也看不到，尽管我听到大家都说，它肯定会派救生船来援助我们。

我下到下面的甲板上，马丁内兹号正在急剧下沉，离水面越来越近。乘客们纷纷跳入水中，相反，那些在水中的人则嚷嚷着要回到船上，没有人理会他们。一个“我们正在下沉”的叫喊声起来了，我陷入了恐惧，接

着就掉入了汹涌的海里。尽管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掉下去的，但是我立刻就知道了那些在水里的人为什么要迫切地回到船上。海水是冰冷的，甚至冷得刺骨。在我刚入水的那一刻，疼痛迅速传遍全身，像火烧一样剧烈。这种疼痛深入骨髓，就如同被死神牢牢抓住。这种疼痛和震惊使我喘不过气来，海水不停地往我的嘴里灌，直到救生衣鼓起并使我浮上水面。我的嘴里满是强烈的盐水味，我的喉咙和胸肺更是辛辣难忍。

但是，最令人痛苦的是那刺骨的寒冷。我觉得自己仅能再存活片刻。我周围的人都在拼命挣扎，我能听见他们在彼此呼喊着，同时还能听到船桨划水的声音。显然是那艘汽船放下救生船来救我们了。时间一秒秒过去了，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我的下肢已经没有知觉了，而此时麻木感也在压迫并且侵袭着我的心脏。一股股的海浪，夹杂着令人作呕的泡沫不时地侵蚀我的身体，进入我的嘴里，这一切让我觉得越来越窒息。

嘈杂声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但我还是听到了远处人们发出了最后的绝望的尖叫，我知道马丁内兹号沉没了。后来——我并不知道过了多久——伴随着一阵惊悸我恢复了意识。我孤零零的，听不到任何哭叫声——只

有海浪，发出诡秘而空洞的声音，在浓雾中回荡。那种一群人休戚与共的恐惧，远不及一个人的恐惧感那么强烈，此时此刻我正遭受着这种恐惧。我这是在哪儿漂流呢？红脸男子说，潮水是从金门那退去的。那么我是不是被冲进海里了？我是穿着救生衣漂流吗？它会不会随时被海水撕碎呢？我以前听说过有那种用纸和空心草做成的救生衣，入水后很快就被浸透了，然后就失去了浮力。我根本就不会游泳，此时我正孤零零一人，漂在苍茫广阔的大海中央。我承认我当时已经疯掉了，我就像那些女人一样尖叫着，用已经麻木的双手拍打着海水。

我丝毫不知道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因为我大脑一片空白，就像无法记起曾经做的噩梦一样。当我醒来时，感觉恍如隔世。此时，我看到一艘船在雾色中出现，几乎就在我的头顶上。船头挂着三个三角形的帆，相互交叠着悬挂着，在风中尽情展放。船头劈开水面，激起很大的浪花，发出“啪啪”的水声，船像是要直奔我而来。我试着大声喊叫，但实在是精疲力尽，无法喊出声来。船头进入水中，恰好与我擦肩而过，它激起的浪花向我劈头盖来。然后长长的黑色船身滑过去，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都能摸到它。我试着